

七重微笑天空

*To give
you happiness*

命运的愚弄
让战斗永不停息，至死方休！

燃聿
著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

新世界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七重微笑天空 / 燃聿著. —— 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
2011.11

ISBN 978-7-5104-2340-6

I. ①七… II. ①燃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25981号

七重微笑天空

策 划: 北京记忆坊文化

作 者: 燃 聿

责任编辑: 杨雪春

特约编辑: 邓萍萍 刘 欣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冯宏霞

封面设计: 80零·小贾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 (100037)

发行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编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权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刷: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670×970 1/16

字数: 260千 印张: 21

版次: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04-2340-6

定价: 29.00元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

目录

Chapter.1

Wizard's Secret

秘咒师之谜

001

Chapter.2

Fellowship of The Heart

心之契

083

Chapter.3

Full of Sugar

砂糖之森

166

Chapter.4

A Spirit of Solidarity

守护团之诗

248

Postscript

后记

330



01 少年

那天，连恩穿上长靴，披着佣人递给他的大斗篷，背上简单的行李，离开了他生活了十八年的古兰蒂城堡。

老佣人们拉起白围裙擦拭红肿的眼睛，尽力忍住眼泪，但声音中都带着哽咽。两天前，连恩少爷那慈祥的父亲，罗尔·古兰蒂先生——不幸去世了。他真是世上最好的主人，再也没有人能像他这样亲切，又如此宽厚善良。如今佣人们想把对主人的尊敬和感激转移到少爷身上。连恩，他现在是个可怜的孤儿了，她们想好好照料他，直到他娶妻生子，以报答老爷和少爷多年的恩情——然而他却要离开城堡，到遥远的国家去了。

连恩拉低帽檐，在城门口叫了马车。他始终沉默着，直到车夫扬起皮鞭，车轮滚动的刹那，他才从长圆形的窗口探出头，向忠心耿耿的老佣人们挥手告别：

“回去吧，艾米小姐，图拉鲁太太……”连恩飞快地叫了她们的名字，又急忙刹住，他看到所有的仆人无一例外地向他鞠躬，每一个都把腰弯到了不能再低的程度，默默垂泪。

“回去！”连恩对他们大叫，也忍不住湿了眼眶。

佣人的身影越来越小了，很快变成了一小团黑点，马车在城郊外的羊肠小道上飞奔驰驰。连恩坐在车厢里，陷入沉思，除了车夫几声粗鲁的吆喝，以及马车由于路途颠簸而发出的咯咯声，四周一切都很安静。

连恩·古兰蒂，我们故事的主角，以魔法的角度评判，还是个未成气候的巫

师。即使如此，我们仍然得勾画一下他的外貌：他并不像所有巫师那样穿着束腰的长袍，或者像节日里游行的法师穿一身宽松的、镶满宝石的祭司礼服，而是普通的学生打扮——这是因为他还没受过传统魔法教育的缘故，他所拥有的一切魔法知识都来源于他的父亲，罗尔先生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也是一位严格的老师。

他的上身仅穿了件普通的天蓝色毛衣，衣服的毛料很好，从针脚上看得出是纯手工编织的；下身则是紧身的黑色呢裤，贵族式花边被他扯掉了，于是裤腿有些破损；靴子是用特殊草药浸泡过的珍贵虎皮做的，即使穿上十年也不会开裂，当然，它们其貌不扬，唯有经验丰富的老鞋匠才能看出其价值；帽子和斗篷也都呈黑褐色，丝毫不起眼。在那个时代，这样的平民打扮很常见。

此时正值冬季的晌午，空旷的田野上吹来一阵寒风。连恩摘下帽子，刺骨的寒冷没有使他感到不适。他的脸朝着窗外，可以看见的是小半个侧脸，一头没有杂质的金色短发，一个尖尖的下巴，以及他这个年纪该有的白净皮肤。他的手指还很纤细，指甲修剪得十分漂亮，可见从来没干过粗活。

车夫从外面叫唤他：“先生！”

连恩转过脸来了。皮肤苍白，一双灰色的眼睛显得空洞、忧郁，给人冷漠的印象；鼻子尖而翘，但是挺秀气；嘴唇可就漂亮多了，完全遗传到了古兰蒂家族的血统，薄而优雅，嘴角仿佛带有某种优越的自信。

“怎么？”他问。

“先生，马上要到城门了，我得换匹马，您还要上哪儿去？”他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。

“去阿尔坎的圣玛度魔法学院。”连恩也以相同的口音回应他。

“什么？”车夫十分惊讶，接着支支吾吾说，“那……您得再付我二十个银币，先生，我可没打算赶那么远的路。”

“别担心，我会付你两倍的价钱，假如在今晚把我送到学院门口的话，我愿意付三倍。”

趁车夫换马修整的空当儿，连恩来到不远处的小庄园前。庄园并不大，但景色很漂亮，连恩见了它心情便愉快多了。他没有惊动庄园的人，悄悄绕到花园背后，仰头望着二楼。在某个堆满玫瑰花和常青藤的阳台上，他看到了他的心上人爱莲娜小姐。

她永远是那么美丽，就像绽放的花朵一样，一头略卷的亚麻色长发衬托了她雪白的皮肤，蓝色的眼睛尤其讨人喜欢。而最重要的是，她是他的未婚妻，而且他们相互喜欢。

看到她，连恩终于露出了微笑，虽说离别会使他痛苦，但临走前能够再看她一眼，他已感到十分满足了。

他朝二楼的窗户丢了颗小石子，爱莲娜发现了他，惊慌地逃进屋里去了。

连恩耸耸肩，猜想她是害羞了，这个年龄的少女总是这样，脾气和性格变化多端，叫人琢磨不透。他并不介意用正式的礼仪拜访她，于是他叫佣人通报了进去，说是连恩·古兰蒂来了，但不能耽搁太久，请爱莲娜小姐出来。

在往常，爱莲娜会第一个飞奔出来，用少女天真的嗓音叫他的名字。可这回，却是爱莲娜的母亲出来了。

“哎呀，原来是连恩少爷。”太太靠在花园的铁栏杆上，一边抹着几滴若有若无的眼泪，说她得知古兰蒂老爷不幸逝世的消息是多么难过，一边则用眼角打量着连恩的装束，高高翘起的眉梢表示出某种不屑：老天，这是什么打扮呀，要饭的也比他强一点，难道他竟然如此潦倒了吗？

“感谢您的关心，太太。”从她异样的神情中，连恩立即意识到了什么，他表面上不动声色，轻声问道，“那么，可以让我见一见爱莲娜小姐吗？”

“啊，真遗憾！”太太猛摇扇子，一阵香粉味在四周散开，“爱莲娜她出门去了，也许要等天黑才回来。”

“哦……是吗？”连恩向二楼瞄了一眼，装作惋惜地叹了口气，“说实话，我是来向你们告别的，太太，再过不久，我就要离开这个国家了。”

“那可真是叫人难受啊，爱莲娜准会伤心死的！”

“我倒不这么以为，在这一带，爱莲娜小姐的追求者数不胜数，她很快就会忘了我的。”

“这么说倒不错，她可是从来不会寂寞的——不瞒你说，她正同时爱着好几个小伙子呢，我不知道其中包不包括你。”说这话时，太太退后了一步，她以为连恩就要发火了，但恰恰相反，少年显得很平静。

“真可惜……”连恩边摇头，边从行囊里掏出了一个巨大的首饰盒，在太太惊讶的目光下打开来，让珠宝的光芒照射在太太涂满脂粉的脸上。

连恩说：“这些蓝宝石项链、钻石戒指以及黄金镯子，都是母亲的遗物，如今父亲也不在了，我本想在离开之前，把它们送给爱莲娜小姐，然而很不凑巧，老天似乎想让我自己保留它们……”

他又叹了口气，好像十分不情愿地把盒子收了起来。这时候，他看到太太眼中无法掩饰的贪婪，她咬着手绢，后悔得直跺脚。连恩笑了笑，轻蔑地扫了她两眼。

“再会，太太，请替我向爱莲娜小姐道别，祝福她，愿她早日找到幸福的归属。”

在太太恶毒的诅咒声中，连恩摘下帽子，按在胸口，鞠了个躬，若有所思地走开了。

再见，爱莲娜！再见了，丑陋的爱情！

连恩回到城门口时，车夫已经换好马匹，等候多时了。他付了一个金币，坐上马车。看在钱的分上，车夫格外卖力，狠狠地抽着马，于是马车又继续飞奔起来。

托爱莲娜和她母亲的福，连恩现在非常冷静，他仿佛从一个虚无的梦境中走出来，恍然大悟，他对虚伪的感情厌恶了，绝望了，却又庆幸如今看透了它，及时地避免了一场不幸的婚姻。

他想到了他父亲的死，那些从未受到恩惠的老佣人们，是那样难过，发自内心地为父亲哭泣，她们没有高尚的地位，却有高贵的灵魂。而相比之下，看看那些所谓的贵族，究竟高贵在哪里？他的父亲生前待爱莲娜是多么好啊，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般疼爱她，可是死后却立刻被遗忘，连同他的儿子一并抛弃了。多么冷酷的人心，多么可笑的人情！

他看着窗外——外面是怎样的世界啊，阴湿寒冷，风声像哭声，辉煌耀眼的金色和影影绰绰的灰色交错，大地把未知和迷茫呈现在眼前。身后的尘土快速扬起，又慢慢烟消云散，就好像人们的勇气一样。

然而连恩还有新的希望：载着他的马车，正奔向另一个未知的国家，未知的魔法学院，依照父亲的遗愿，他将去那里学习魔法，成为一个真正的巫师。

从今往后，他将抛弃古兰蒂这个贵族姓氏，抛弃过去所拥有的一切财富和名誉，开始全新的生活。

02 英雄雕像

接待连恩的是一个仆人模样的男人，神情很严肃，他伸出一只冰凉的手，把连恩搀下马车。依照约定，连恩付了三倍的价钱，打发走了车夫，跟随仆人走进一座古旧的建筑。

这便是圣玛度魔法学院吗？连恩环顾左右。

天色昏暗，他只看清了学院门口的几座青灰色的妖精雕像，以及一盏散发红光的指路灯，除此之外，再无吸引他的地方。和美丽的古兰蒂相比，圣玛度仅仅是一

个被丛林和阴霾包围着的陈旧古堡。

“那么，你的名字是？”仆人走在前面，用平板的声音问。

“连恩，先生。”

仆人掏出绿色封皮的簿子，在上面记录了下来，带领他穿过许多条走廊，来到一间生了火的客厅，交代几句就离开了。

连恩在门口待了会儿，四下张望。房间很大，古朴的立式窄窗、黄窗帘、深红的地毯，还很新的沙发和几张人物油画，看到这些，使他不由得放松下来。

他摘下斗篷，站在壁炉旁烤了烤火。

这时门开了，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走进来，手里提着盏灯，里头的蜡烛上了魔法，发出耀眼的蓝光。她放下灯，和蔼地向屋子里的人微笑：“连恩，上我这儿来，坐在我身边。你可以叫我苏珊。

“先和我谈谈你自己好吗？”苏珊小姐对他说。

连恩摇摇头，觉得自己没什么可谈的。苏珊于是要他谈谈父亲和母亲。他解释说，他没有母亲，父亲在几天前死了，这便是他现在会来到这里的原因。

苏珊又问了些无关紧要的问题，比如之前曾在哪儿上过学，学过什么科目，最擅长哪些，他都一一回答了，但是十分简短。

苏珊问他：“对于圣玛度，你难道没有什么想了解的东西吗？比如说，魔法的课程、老师、作业，或者将来能干什么……噢，我知道有很多孩子急于了解能在这儿学到怎样的魔法，可你看起来不太感兴趣。”

“不，您错了，我其实很感兴趣。”连恩扬了扬嘴角，说，“虽然我没有上过任何一所魔法学校，但我知道魔法是怎么一回事，它并不是能够用语言来形容的东西，我们能用嘴来吟诵咒文，但却不能描述它的本质。它是虚无的，却又无所不在。因此，我宁可透过身体力行，来了解圣玛度的魔法课程，而不是在这里倾听。至于将来能干什么，我从来不操这份心，因为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，您说是吗？”

“啊……是的，你说得很对。”苏珊笑容满面，发出赞许的声音来，“既然你了解魔法是怎么一回事，那么你当然也知道自己魔法的属性了？”

连恩犹豫地回答：“我想我是巫师，至今为止，我学习的也都是这类法术，可我不确定。”

“你不确定就学习了巫师的法术？噢，那可真糟糕呀！你要知道，每个人生来或多或少都有使用魔法的天赋，有的人擅长召唤，有的则擅长治疗，或者结界等等，各不相同。但我们一生当中只能精通一项魔法，因此假如选择了并不擅长的道

路，将会走得十分艰辛。”

连恩愣了愣，随即回答：“说实在，我从没怀疑过自己是否适合当一名巫师，我想即便没有这方面的天赋，我也会继续走下去的。”

苏珊小姐耸了耸肩，略微尴尬地说：“我不知道你为何那么坚持，这可没什么好处，你有非成为巫师的理由吗？”

理由很简单！连恩想，因为他的父亲恰好是一名巫师，拥有无与伦比的智慧和法力，在他小时候，这种惊人的震撼力给了他终生难忘的印象，也许从那时起，他就希望能成为一个同样优秀的巫师。

这种童年的憧憬根深蒂固，即使长大也很难改变了，不过连恩并不打算告诉苏珊小姐这些。

苏珊见他吭声，便站起来，做了个手势，要他跟她走。

“无论如何，”她微笑着说，“我们得先看看你的魔法属性，再决定让你进入哪个老师的门下学习，噢，没准就像你说的那样，你真的是个巫师呢！”

“但愿如此。”连恩也站起来。

他不知道接下来会接受怎样的测试，但没有什么能够动摇他成为巫师的决心。

夜幕降临了，圣玛度学院的主建筑楼被笼罩在黑色迷雾里。

苏珊提着那盏烛灯，朦胧的蓝色灯光从深到浅，慢慢在光滑的墙壁上爬开，伸向路的远方。他们的脚步声踢踢踏踏的，从学院的会客厅，沿着教室的长廊，一直持续到走廊尽头。

此时魔法学院的学生们还在晚自习，走廊上空无一人，几间教室的门敞开着，一些可笑、难听的咒语就从门里头冒了出来。

比如把光和火搞混淆的，吐字不清把“飞扬”说成“肥肠”的，或者乱念一气的……什么都有。

连恩从没见过除了父亲之外的人使用魔法，因此对这些学生充满了好奇，在经过巫师门的时候，他特意放慢脚步，向敞开的门里望去，可一看之下，又觉得十分失望。

看啊，这个趾高气昂的胖家伙穿着成年巫师的袍子，挥舞着比他身高还要长的魔杖，真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吗？他的咒文全都念错啦，而且口齿不清，念出来都是一个调调，真难听。

这个男孩的法力太杂乱了，水系和火系完全颠倒了过来，也许他从不知道自己学了些什么，也不知该怎么使用。

还有那个红头发男孩，明明是左撇子，却强迫自己用右手来拿魔杖，学起来肯定十分艰难，为什么没人提醒他呢？

.....

当然，这些学生自然不会知道连恩的想法，仍然兴致勃勃地施放自以为完美的魔法，不是弄歪了椅子，就是发出噗噗的怪声，甚至还弄出气味难闻的黑烟，大叫着：“看啊，看我刚才放了一个大火球，就在那道黑烟里！”

“简直烂得要命！”连恩低垂下视线，咕哝道。假如在这里只能学到如此蹩脚的魔法，那他宁可现在就回古兰蒂去。

苏珊小姐把他领到了圣玛度学院的礼拜堂前。

礼拜堂是亮着的，四周各有一盏灯，光线只能照耀角落，中央的大讲经台上点着两排蜡烛，因此显得孤零零的。

第一排座位上，坐着一个姑娘，那是进学会以来，连恩见到的第一位女学生。她的周身闪耀着稀薄的白光，背影非常纤细，肩膀的线条优美得令人着迷，头发乌黑，整整齐齐地贴在脑后。

从连恩的位置看过去，可以看见她手捧蜡烛，微弱的烛火在胸前跳动。凭经验，连恩一眼就看出她是个巫师，因为她的动作和吟唱魔法，正是巫师常用的“精神汇集术”。

虽然比之前的学生强多了，但也并非十全十美。连恩心想，在这样寂静无人的礼拜堂，假如是他的话，还可以聚集更多的精神力……

不，等等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
那女生“精神汇集”的咒文念到一半，突然转换了诵读方式，变成了一连串跳跃的字符，她周身的白光也剧烈摇晃，逐渐凝聚成一道强光，几乎要冲到礼拜堂的天花板上了。

这根本不是巫师的法术呀！连恩想，假如他没猜错的话，后半段的咒文，应该是圣疗师的“精神回复”，是和“精神汇集”十分类似的魔法，但怎么会有人把这两个完全不同领域的咒文合并起来呢？这个女生究竟是什么人？

“毗格娜！”苏珊小姐远远地对着那姑娘说，“你该回房间休息去了，我和这位新来的学生要使用这个礼拜堂。”

黑头发的姑娘听了，没有说话，把蜡烛放到讲经台上，慢慢转过身。

连恩发觉自己心跳加快了，有种按捺不住的悸动。记起许多年前，父亲第一次在他面前演示高阶的法术时，他也是这种心情。

她转过来了——可以看到一双漂亮的眼睛，瞪得滚圆，炯炯有神，可是……再

往下看，她腮帮子鼓了起来，嘴里塞满了东西，正在用力地咀嚼，唇角还留着几点碎屑，完全破坏了形象！

连恩顿时感到一阵晕眩：难道说，她刚才就是用这张嘴，边吃东西，边吟唱咒文的吗？

苏珊双手叉腰，一改之前的温柔，严厉地训斥道：“噢！毗格娜，你这个坏孩子，你又偷吃厨房里的点心了？”

“我没有，苏珊小姐！”毗格娜嘟起嘴，紧张地辩解，声音含糊不清。她指了指自己的胸口，那里躺着一只光溜溜的绿色小东西，长耳朵耷拉下来，正一吸一吐地打着呼噜，睡得十分香甜：“是海比偷了奶油和松饼，我只是替它吃完而已……”

召唤兽！连恩瞪大眼睛，惊讶取代了原来的好奇。

天哪！她到底学了多种类的魔法？

苏珊小姐还在为毗格娜偷吃的事喋喋不休，扬言这一次要好好惩罚她，并说了些威胁的话。但她说了什么，连恩全都听不进去了。他的视线集中在女生的脸上，瞪大了眼睛，好像这么做就可以穿透肉体，看到她的内在似的。

毗格娜沮丧地嘟哝了几句，不情愿地走过来，向苏珊伸出白嫩的手臂，准备好要挨一顿揍。

连恩注意到她灰色的眼睛。同样是灰色，连恩的眼神总透着一股薄雾似的忧郁，仿佛能把人吸引进去，但是毗格娜却相反，她的灰色锐利而夺目，像有什么东西随时迸射出来。

至于那东西究竟是什么，连恩说不上来，他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这姑娘向他笑了笑，算是一个同学间的问候。但这笑容立刻变了，当几道闪电鞭抽向她的手臂时，她忍不住哇哇哭了几声。

惩罚结束后，她擦干眼泪，低着头走出了礼拜堂。

“上前来，连恩，站到我的位置上来。”

这时苏珊又恢复了她温和的笑容，使连恩产生错觉，好像刚才拿着魔杖教训学生的人根本不是她。还是说，她那可怕的敌意只针对毗格娜？但这又是为什么呢？

此刻连恩的心思，有一大半跑到了刚才那个伤心垂泪的女孩身上，他恍恍惚惚地按照苏珊小姐的指示走上讲经台，看着她稍许撩起裙摆，打了一个不太雅观的结，然后取出钥匙开锁，从讲经台的底下搬出一个沉重的东西来。

那东西有连恩半个身子高，细长条，用一块干净细致的麻布包裹着。毫无疑问

是件珍贵的东西，因为，纵使那么吃力，苏珊仍旧躲开他想要帮忙的手，连碰也不让他碰一下，费了很大工夫才把它搬上讲台。

连恩想知道这是什么，便打算向苏珊发问，但结果问出口的却是——

“毗格娜，她究竟是谁？”

“噢……你注意到了吗？那个古怪的孩子！”苏珊皱了皱眉头，好像连恩提到了个某个不吉利的征兆，她一边干手头的活，一边回答说，“她是个‘秘咒师’。”

“秘咒师？”连恩重复了一遍，惊讶万分。

“不错，和巫师、结界师等等一样，秘咒师也是魔法职业的一种，与众不同的是，秘咒师拥有过人的天赋，可以学习并精通所有的魔法。”苏珊顿了顿，语气开始尖酸刻薄起来，“但这并不能为他们赢得尊敬，恰恰相反，秘咒师由于能力太强大了，到达一定程度之后，就会转变成邪恶的‘毁’，失去人类的理智和自制，变得残暴危险。”

“您见到过毁吗？苏珊小姐。”

“是的，但那可不是什么美好的回忆。”苏珊说，向上翻了翻白眼，“变成了‘毁’的秘咒师，几乎破坏了学院大半的建筑，如今你所看到的这个古堡，是后来用魔法修补过的……噢，当时的惨状，你根本无法想象。”

“那你们杀了他吗？”

“这是毫无疑问的！连恩，‘毁’是邪恶的化身，灾难的象征！我们不得不消除这种罪恶……换句话说，每一个秘咒师迟早都会坠入地狱的，这是他们的宿命。”

宿命？连恩抿了抿嘴，不再提问了。

苏珊以为他被这番话震慑住，吓得不敢吭声，于是慈爱地摸了摸他柔软的金发。但连恩只是若有所思地用眼角瞥了瞥礼堂的大门。

“把脸转过来，别再想秘咒师了。”苏珊说道，“现在该是测试你自己职业的时候了。”她指着从讲台底下搬出来的大家伙，告诉他这是圣玛度学院最为珍贵的“英雄弗埃依雕像”，每当有新学生来到魔法学院的时候，通常都是由它来测试天赋属性的。

说这话的时候，她眼神温柔地看着雕像，仿佛它是一个盼望已久才诞生的婴儿。她小心谨慎地揭开缠绕的丝线，一层一层掀起麻布，一座白色雕像渐渐呈现在连恩眼前。

所谓英雄弗埃依雕像，其实不过是个金色的少女雕像，双腿并拢，腰肢侧扭，

两手捧着一只托盘，高举过头顶。托盘里注满了红褐色的液体，少女的脚下有许多圆壶，有大有小，形状各异，分别刻有文字说明。

苏珊小姐解释说，雕像看起来复杂，过程其实很简单。

当测试者的血液滴进这个托盘时，其中被称之为“英雄血”的红色液体，就会晃动不已，越动越快，直到流淌出来滴入脚下的圆壶中，掉进哪个壶，壶上的文字就是对测试者魔力属性的归纳。

虽然十分不可思议，但据说此类的测试从未产生过错误，作为对基础能力的判定来说，是非常可靠的。

“准备好了吗？那么请把手递给我。”

连恩照她的话做了，眼睛则不置可否地盯着那个小巧的托盘，狐疑地想：这样一个普通的雕像，看似古老的手法，真的能测试出他的属性来吗？

巫师……巫师……

他的目光停留在一个椭圆形的壶上，旁边写着“凝聚天地法力，掀起雷火的诅咒”，只要英雄血滴入了这个壶，他就能名正言顺地成为一名巫师了。

苏珊小姐划破了连恩的右手食指，鲜血眼看就要滴下了，就在这一刹那——

“救命！救命啊！”

随着门外一声巨响，毗格娜大呼小叫地冲了进来，一张苍白的脸由于惊恐，皱成了一团。

她的召唤兽海比也呱呱乱叫，好像在和主人比谁的嗓门大似的，两道哭闹的声音把连恩吓了一大跳。

他的手一抖，血滴偏移方向，直接掉到了地板上。不过连恩并没有看到，因为毗格娜来不及刹车，顺势扑在呆愣住的连恩身上，把他给撞倒了。

连恩还没反应过来，毗格娜啜泣的声音就传入他耳朵：“走廊上……那幅劳伦斯公爵的画像，他的胡子好像比昨天长了！多可怕呀……”

“咣当！”

紧接着又是一阵巨响，这一回却是从连恩的脑后传出来的。

他有种不祥的预感，回头一看，果然，那件无比珍贵的英雄弗埃依雕像，现在掉在了地上，被拦腰摔成了两截，手中的托盘滚到了老远，而那所谓的英雄血，已经变成了地板上的一摊污渍……

天哪！这究竟是什么状况？连恩脸色煞白，目瞪口呆了。

测试该怎么办？他的那滴血，究竟滴入了哪一个壶里？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巫师呢？

礼拜堂里出现一阵可怕的寂静。

连恩小心翼翼地抬头，想看看苏珊脸上的表情，他只看了一眼，就下意识移开视线，全身起了鸡皮疙瘩。

毗格娜却还浑然不知，继续趴在连恩的膝盖上，呜呜咽咽地哭，不时伴随两下抽搐。

“毗格娜！”苏珊疯狂地跺脚，全身颤抖，手指插进发根，使劲儿拉扯她一头秀发，“看看你干了什么好事啊？看看！英雄雕像成了什么样子？噢！你给我把手臂伸出来！今天我非打断它不可！”

可怜的毗格娜再次哇哇大哭起来。

就这样，连恩在圣玛度魔法学院度过的第一天，就经历了一连串不平凡的事。

他看到了会同时吟唱两种咒文的秘咒师，亲眼见证了珍贵雕像的倒塌，并且错过了一次——也可能是唯一的一次——测试他魔法属性的机会……

而究其根本原因，只不过是走廊上的一幅油画里，某位公爵的胡子也许比平时长了半寸。

03 平民舞会

毗格娜捂着手臂，疼得龇牙咧嘴，眼角还垂着一滴眼泪。

“对、对不起……”她抽抽搭搭地对身旁的连恩说，“我好像给你捣了乱，实在很对不起。”

“不是好像，是真的捣了乱，但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？”连恩叹了口气，指了指她血肉模糊的手臂，请求她快点处理一下伤口，用绷带或者用圣疗魔法，什么都行！总之别再让他看到血，他会不舒服。

“你是说要我治疗一下？”毗格娜哭丧着脸说，“可是我不会。”

“不会？这是谎言！你明明懂得圣疗师的第三级魔法精神回复。”

毗格娜恍然大悟地叫道：“啊，你是说那个白圈圈？那个不能用来治疗伤口啊。”

这回轮到连恩哭丧脸了，他望着毗格娜的眼睛，神情中带着某种怜悯之色：

“我说，你把精神回复称为……白圈圈？我的老天啊！”他受不了地叫了一声，又

转向毗格娜说，“你懂得那种高深的圣疗术，却不会最基础的治疗魔法？”

“我应该会吗？”毗格娜反问。

她的眼神很清澈，连恩心想，看来并非在故弄玄虚。可这究竟是怎么了，世上怎会有这种不按章法又缺乏常识的魔法师？哎，还是丢下她别管吧，反正她迟早都会变成毁，迟早会成为院方追击的目标……

“算了，忘了它吧。”连恩深吸一口气，跨出地毯，走到另一边的楼梯口。

在那个镶有妖精铜饰的扶手边，他犹豫地停下来，回头瞄了一眼，发现毗格娜仍站在那里望着他。

天哪，别这样看着我啊！

最后还是拗不过自己的良心，连恩又走回来，望着比他矮了一个头的小姑娘，无奈地抿起嘴角：“好吧，听着，照我说的做。”他说道，“把中指和食指按在伤口的边缘，手臂再抬起一点，胸挺起来，眼睛别看着我，看伤口……”

“对，就这样，试着抓住魔力流动的感觉，融合到你想要治疗的部位上。然后跟着我念：‘善良和光辉，流淌着金色的脉动，净化吧’……”

秘咒师跟着他念咒文，连恩低头倾听。

她的嗓音很纤柔，虽然带有哭泣过后的浓重鼻音，却丝毫不影响声音的清晰，假如排除尚且稚嫩的音质的话，这是个很适合诵读咒文的声音；另外，魔力非常充沛……

当魔法的效果启动，伤口开始愈合的时候，连恩感受到暴风雨般的魔力如同排山倒海一样涌上来。

这真是奢侈！他咕哝道。有生以来，他头一次看到有人在小小的治疗魔法上花费如此多的魔力。如果换成是他，这点魔力足够施放一个大范围的爆炸术了。

“全都好了！真是谢谢你。”毗格娜欢喜地举起胳膊，向他展示那块已经从前毫无差别的健康皮肤，神情中充满感激。

连恩点点头，转身走开。他不该多管闲事的，这个学院一定有专门负责替学生疗伤的老师，他犯不着如此好心地教她治疗咒文。况且，就像苏珊小姐告诫他的那样，“和一个秘咒师有太多接触是没有好处的”，那是一个即将堕落的天使。

可是他刚要下楼梯，衣服却被拽住了，毗格娜显得热情洋溢，还不打算放他走。

“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，我叫毗格娜，你呢？”她的脸凑到连恩的眼皮底下，把他吓了一跳。

“我叫……连恩。”